

# 老电影发行人吴鹤沪的“花样年华”： 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 见证中国电影光影流转



在王家卫为《繁花》开播一周年拍摄的短片《好久不见》里，吴鹤沪重新站在了大光明电影院的舞台中央。灯光亮起，他身着一件与25年前在这里主持《花样年华》首映礼别无二致的同款礼服，仿佛瞬间被拽回了千禧年。那一刻，时光在放映机的光束里折叠交错，映照出这位从事电影发行行业近五十年的老法师，那些念念不忘独属于他的“花样年华”。

## 光影岁月：从放映员到“三剑客”的坚守与开拓

对大众而言，吴鹤沪这个名字或许很陌生，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举足轻重。他与赵军、高军并称“中国电影发行三剑客”，这位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资深电影人，曾经是电影市场的操盘手，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见证人。

从1968年入伍成为部队电影放映员起，吴鹤沪便与胶片结下不解之缘。退伍后，他从电影院放映员一步步成长为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，接着就以电影发行人的身份在行业里发光发热几十年，直到七八年前才真正从过去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。

当下电影是种类繁多的娱乐方式之一，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电影可以说是“稀缺的精神食粮”。吴鹤沪回忆，他担任大光明电影院经理时，每周甚至只排映一部影片，还需几家影院“跑片”合用同一个拷贝。“那时候每天午后雷打不动的四场电影，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放映节奏。”

那时，第三场晚上6点的电影，由于时间接着下班，经常一票难求特别热门，许多亲朋好友都会找他来买票，还总有朋友急急忙忙跑来和他说：“我女儿在谈恋爱，急需两张票！”电影的稀缺性，让很多人将观影塑造成为隆重的仪式——“那时候

谈恋爱的年轻人把看电影当作头等大事，就像现在出国旅游要精心搭配衣服一样，他们去看电影要设计穿皮鞋还是运动鞋，散场后去哪里吃饭，非常讲究仪式感。”

1999年底，由张杨执导、姜武、濮存昕等主演的电影《洗澡》要来上海宣传，吴鹤沪敏锐捕捉到影片与浴场的关联——他偶然得知当时上海有一家叫云都的浴场因漏电事故陷入经营困境，随之一个绝妙的创意突然闪现。“我找到浴场负责人，跟他说我们有部电影叫《洗澡》，和你们业态完全契合，澡堂和影院的经营逻辑相似，人多人少成本差别不大，可以一起做活动。”双方一拍即合，他当场还写下了现在看仍然很有网感和吸引力的宣传语：“看完《洗澡》来洗澡，洗完澡后看《洗澡》！”

在那时平均票价二三十元的年代，“观影减10元、洗浴也减10元”的联动方案迅速落地。“更绝的是我们把姜武、张杨等主创请到了澡堂。”吴鹤沪笑着回忆当时场景：导演、演员与记者、顾客们穿着统一浴袍，共聚雾气蒸腾的休息区，成了一场最特别的发布会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已成当下新趋势，而老吴当初的超前创意，为今后这座电影之城影视文化行业的蓬勃发展埋下了伏笔。

## 电影节往事：电影市场、红毯风光的参与见证者

1993年，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影城拉开帷幕，吴鹤沪作为上海市电影公司代表，参与了中国首个国际A类电影节

的筹备。

他回忆，当时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仅占据上海影城4楼贴海报的两间房间，“但那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步”。如今，电影市场早已发展为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国际盛会，吴鹤沪感慨：“从两间房间到大型场馆万人参与，这是中国电影市场开放包容的缩影。”

作为最开始几届电影节的常客，吴鹤沪曾多次参与红毯统筹，有一次他与林志玲同车入场，工作牌被影迷调侃“值千元”，“林志玲坐在后面，我就坐在副驾驶座位，那时候别人都很羡慕我和林志玲坐同一辆车，还有人开玩笑问我工作牌能卖吗？出1000块钱。”

当然，参与红毯调度、和明星打交道看似风光，实则要协调各方细节，连车辆调度都容不得差错，这种严谨作风，正是他在电影发行领域纵横几十年的底色。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会展映经典老片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这也勾起了他对周星驰的独家记忆。

1993年《唐伯虎点秋香》宣传时，刚出道的周星驰穿着长款风衣登台。“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，他普通话讲得磕磕巴巴，像背课文似的紧张，我看着都替他着急。”吴鹤沪比划着当时场景，“我悄悄问要不要脱掉风衣，他茫然摇头。”

十年后《功夫》宣传再见，“星仔”已成从容自如的“星爷”。“往沙发一靠谈笑风生，综艺节目请他去当评委游刃有余。”这行当最妙的也许就是看着人成长，影院灯亮灯灭间，稚嫩变从容。

## 繁花深处：王家卫镜头下的光影重逢

去年深秋十月，吴鹤沪接到一个意外邀约——王家卫邀请他客串《繁花》周年短片《好久不见》，重现2000年《花样年华》首映礼场景。这场跨越25年的重逢，源于王家卫对细节的极致追求。

吴鹤沪回忆，王家卫深夜11点约他来大光明电影院聊剧本细节，开口就是一个“刁钻”问题：那时候首映礼的座椅和地坪是什么颜色的？吴鹤沪还好早有准备，他翻出了珍藏的老照片——职工广播操合影

里，地坪和座椅的颜色都清晰可见。

王家卫逐一确认了座椅颜色、地坪材质、明星怎么从舞台退场，甚至还询问当年是否有黄牛——“他连售票处的位置都要精准还原，说这是上海影迷的集体记忆。”

那天深夜聊完已经到凌晨一二点，吴鹤沪和王家卫说，好几年没见了能不能合个影纪念一下，“那时候他没戴标志性的墨镜，就戴了一副正常眼镜，拍完照他就和我说了句话，不要发朋友圈。”吴鹤沪笑着回忆道。

半个月后，吴鹤沪在10月23日深夜重返大光明电影院这个“片场”，眼前景象令他震撼，白天还在营业的影院仿佛时光机器，变回了千禧年《花样年华》首映礼时的场景。“王家卫让我穿回当年的礼服，我说那件衣服我现在还留着，也没发胖还可以穿，结果一带来就发现不对，不是在大光明电影院可能是其他影院穿的，最后还是穿了他们准备好的。”

剧组也相当体贴，为了照顾吴鹤沪的体力，他们找来了身形相仿的替身来走位再标定位置，随后吴鹤沪再上去演戏。

吴鹤沪并非专业演员，有时候在台上免不了台词口误，而每次坐在监视器旁的王家卫都会耐心地鼓励他：“他会说第一遍不错，然后再跟你讲你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再空一点，我们再来一遍，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，不会说你这个不行，而是不停地鼓励你。”

今年2月，《花样年华》25周年导演特别版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了首映礼，吴鹤沪在映前仍然上台说了几句话才下来安心看电影。

“25年前我是工作性观影，如今坐在观众席，才真正体会到王家卫镜头下的怅惘与留白。”他特别留意到新增的9分钟结尾片段，“这场观影的氛围和结局都很梦幻，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时光的流逝。”

从胶片电影时代的独特颗粒感到不断进化的数字放映巨幕影院，从单一的影片选择到市场化的多元激烈竞争，吴鹤沪用一生丈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。

退休后，他依然保持着观影习惯，帮朋友看剧本、与同行探讨市场动态，当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，也和女儿在家里电视上一同看完了长达5季的美剧《绝命毒师》。

电影也许不再是吴鹤沪生活的重心，但他仍然坚信“电影是白日做梦”，“小到蚂蚁爬树，也可以大到星球大战，它给予观众的想象空间，永远是电影最动人的魅力。”

当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的红色座椅上重温《花样年华》，或是在电影节红毯旁见证巨星风采时，那些光影交织的瞬间，都在诉说着“吴鹤沪们”用青春与热血铸就的“花样年华”。

晨报记者 陆乙尔

